

不负人间寻常

在桑贝世界里看见生活本真

城市步履匆匆，市井日常裹挟着无尽的忙碌与焦虑。近日，宁波图书馆福庆馆的“稳住，别慌——读桑贝线条里的人间百态”主题展览，将法国国宝级插画大师让-雅克·桑贝70余年的人生浓缩于二楼艺术空间，为甬城市民带来治愈人心的艺术滋养。

作为《小淘气尼古拉》的绘者、美国《纽约客》40余年王牌封面画师，桑贝于2022年安然辞世，却将温柔的笔墨、深邃的人生哲思留存世间。

桑贝的一生，是从泥泞苦难中生长出温柔诗意的一生。历经辍学务工、颠沛谋生的人生磨砺，却始终始终以稚子之心观照人间，用极简留白的线条、简淡松弛的法式幽默，描摹普通人的悲欢百态。他以寥寥笔墨定格日常细碎，让每一位观者在轻盈的画面、隽永的金句中卸下疲惫，从容前行。

周晓思



桑贝作品，选自《童年》。

1 经历不幸童年，却一生执笔画幸福

在艺术史上，许多创作者将童年创伤化作尖锐的批判，而桑贝走了一条最柔韧也最难得的路：他拥有一段不幸的童年，却用尽一生笔墨，执着描摹幸福的人、温暖的日常。这份“亲历荒芜，仍心向繁花”的反向治愈，是桑贝艺术最动人的精神内核，也是他跨越多年依然能抚慰当代人的原因。

桑贝的人生底色，是刻入骨髓的困顿与破碎。1932年，他生于法国波尔多一个贫困动荡的重组家庭，家暴、酗酒、负债、无休止的争吵，构成了他全部的年少记忆。继父是嗜酒的小商贩，终日流连酒馆，桑贝甚至自创词语专门指代那群酗酒度日的男人；家庭氛围常年压抑暴戾，父母冲突不断，年幼的桑贝与弟妹无幸卷入纷争，哪怕只是上前劝架，也常常遭受责罚。

长期的家庭创伤，催生出桑贝远超常人的敏感与危机意识。孩童时期的他，每天下午都会下意识预判当晚父母是否会争吵，这份紧绷贯穿了整个童年。他曾自嘲，自己的预判几乎从未失手。可难得的是，饱经世事寒凉的桑贝，从未滋生怨恨与偏执。他曾坦言，平凡、贫苦的父母已然拼尽所能，自己对他们没有一丝埋怨。

生活的重压，让桑贝早早告别校园。因家境拮据，他初中便被迫辍学，一头扎进底层谋生的洪流。自行车送货、红酒推销、小商品兜售，日复一日的奔波劳碌、看人脸色的窘迫、入不敷出的清贫，成为他青春的常态。12岁那年，画笔成为他对抗荒芜人生的唯一救赎。在枯燥疲惫的打工间隙，他坚持自学绘画，没有名师指点、没有专业设备、没有家人托举，仅凭一腔热爱与执念默默深耕。少年时期一幅踢球的漫画，意外得到继父“富有动感”的肯定，成为他灰暗童年里不多的光亮，也让他更加笃定：笔墨可以治愈伤痕，画面可以重构美好。

十七八岁的桑贝，带着满身青涩与艺术执念奔赴巴黎追梦。彼时的他寂寂无闻、囊中羞涩，为了获得投稿机会，他大胆毛遂自荐，借用公司电话联系各家报社，甚至虚构学

历争取机会，屡屡碰壁却从未止步。上班偷偷画画的坚持，让他最终被老板辞退，画作收入微薄，难以支撑基本生计，他在清贫、焦虑、迷茫中苦苦坚守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主动结识了法国著名漫画家沙瓦勒，在前辈的提点下，他慢慢摸索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。苦难的磨砺、底层的阅历、敏感的天性，最终汇聚成他的创作观：我经历过不幸，所以我想画幸福的人。

桑贝一生所有的温暖画面，都是对残缺童年的自我救赎与美好重构。他终身遗憾从未拥有温馨和睦的家庭，便无数次在画中描摹家人闲谈、结伴出游的温馨场景，他毕生渴望一场一家人周末骑车闲逛的平凡幸福，这份从未实现的心愿，成为他反复落笔的温柔意象。他的童年压抑拘束、充满争吵与暴力，孩童的天性无处释放，于是他的笔下永远有肆意奔跑的少年、优雅轻盈的芭蕾少女，他们自由打闹、尽情热爱、恣意成长，全然释放童真天性。他偏爱画穿球衣踢球的少年，偏爱画笨拙练琴的孩童，偏爱画无忧无虑的童真百态，所有这些鲜活美好的画面，都是他未曾拥有的童年，是他用笔墨为自己、也为世人搭建的平行幸福世界。

经典IP《小淘气尼古拉》的诞生，正是桑贝“以不幸童年描摹幸福童真”的巅峰之作。这个取自波尔多红酒品牌的名字，最终成就了风靡世界的童年经典。在与作家戈西尼的合作中，两人互为补充、彼此成就：戈西尼出身优渥，擅长书写中产家庭的温情日常；而所有孩童打闹、肆意踢球、调皮捣蛋的鲜活细节，全部源自桑贝的真实童年。他将自己压抑、狼狈、遗憾的年少过往，拆解、重塑、升华，褪去暴力与阴霾，留下童真与烂漫，让尼古拉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弥补了自己一生的缺憾。

如今，《小淘气尼古拉》全球销量突破1500万册，被译为37种文字、改编为真人电影，成为跨越时代、不分国界的儿童经典，更是几代人的法语启蒙读物。伤痕累累的童年，最终开出了治愈世界的繁花。

2 简笔留白藏万象，松弛笔墨度众生

历经半生求索与淬炼，桑贝慢慢褪去早期直白戏谑的浅层搞笑，练就“大道至简”的艺术功力，形成影响世界的个人风格。清贫时期的他曾购入一本彩色印刷的《纽约客》，精致的版面、细腻的插画让他惊为天人，暗暗立下为其创作的心愿。历经多年坚守打磨，1978年，桑贝正式签约《纽约客》，40余年间创作百余张经典封面，从市井无名画师蜕变为世界级顶尖插画师，其极简、治愈的画风，深刻影响了几米等众多东方艺术家，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标杆。

桑贝的艺术精髓，在于以极简笔墨写无尽人间。他曾坦言，最高级的漫画无需文字加持，仅凭画面便可传递万般情绪。晚年的他极其偏爱黑白灰极简色调，摒弃所有冗余修饰，以轻盈利落的线条，恰到好处地留白，构建独特的视觉美学。他的视觉构图语言极具辨识度：以宏大辽阔的城市建筑、参天繁茂的树木、空旷悠远的天地为背景，渺小平凡的普通人散落其中，强烈的大小反差、远近透视，精准诠释出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、孤独与坚韧。看似“什么都没有发生”的静谧画面，实则暗藏成年人的万般情绪，也契合《纽约客》“于无声处见众生”的创作标准。

他的笔墨始终扎根普通人的烟火日常，以包容、善意、悲悯的目光看待众生百态。露台闲谈的市民、街头演奏的音乐人、伏案加班的上班族、慵懒酣睡的猫咪，这些细碎平淡、极易被忽略的生活瞬间，被他细腻定格、赋予温度。巴黎花神咖啡馆更是重金买下他的花神咖啡馆画作版权，将其印制在餐巾纸上，让普通人在一餐一食间，邂逅生活的诗意与闲适。

世人所见的桑贝，笔下尽是通透豁达，却不知道他一生与焦虑为伴、终身自我苛责。他坦言自己一辈子深陷焦虑，创作时近乎偏执，严苛如同暴君，

永远对作品不满、对自我能力存疑，在反复推翻、不断打磨中精进技艺。他会反复描摹偏爱的题材，在重复创作中打磨细节、沉淀心境，既画孩童的天真烂漫，也画成年人的疲惫无奈，既写生活的清甜欢喜，也藏人生的忧郁遗憾。他曾坦言，“忧郁和怀旧，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”“人很勇敢，也很懦弱，人很成熟，也总是幼稚。只有人，会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”。

这份清醒让他的作品拥有了穿透时代的生命力。他精准捕捉成年人的精神困境：人人都有职场倦怠、偶尔想逃离现实、在琐碎中迷茫焦虑，那些“每周三次想换工作”“偶尔逃避现实是自我吸氧”的文字独白，轻描淡写却直击人心。他的法式幽默，从来不是刻意搞笑，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洞明自嘲，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敢。他不美化贫穷、不回避缺憾、不掩饰焦虑，坦然接纳生活的所有不完美，在参差百态的人间，寻得一份自洽与松弛。

桑贝的艺术与人生，最终都指向一个朴素的内核：稳住自己，从容生活。身处快节奏、高压力的当下，许多人终日奔波于工作、生活、学业，难免陷入内耗、焦虑与迷茫，执着于完美、纠结于得失。而桑贝用一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熟，是接纳人生的参差，包容自我的平凡，允许情绪的起伏，在忙碌中留一份闲情，在喧嚣中守一份本心。

笔墨无尽，温柔无垠。桑贝留在世间的极简线条、隽永哲思、松弛心境，始终治愈着每一个步履匆匆的普通人。此次甬城特展，不仅是对一代艺术大师的致敬与缅怀，更是一场专属当代人的精神疗愈。以桑贝式的豁达与通透奔赴生活日常，与平凡和解、与自己释然，便能在人间百态中，守住内心安宁，活出舒展自在的人生。



观众在展厅。（周晓思 摄）

锐观察



雁 冰

和11岁的孩子去看周星驰的新片《功夫女足》，半小时我被“尬”得几欲先走，但孩子从头笑到尾，那种纯粹的、不假思索的快乐，像极了我当年看周星驰电影时的模样。

上映10天，票房破15亿元，口碑两极分化：有人说“低幼”“炒冷饭”，也有人直言“看得很开心”“笑够了就好”。作为持续观察周星驰创作二十余年的观众，我无法将评价仅停留在“好笑与否”，更愿把它当作一扇窗口，观察周星驰与观众这些年的变化。

“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只有童心”

先说优点。《功夫女足》有典型的周星驰气质：故事从抽象到逆袭，每一处转折都猝不及防，球场上过招的创意层出不穷，观众一边叹服于他的想象力从未因年龄打折，一边又忍不住露出《喜剧之王》“娟姐”同款表情——搞不懂你想干什么。这种“神一阵鬼一阵”的节奏，无人可以模仿。此外，电影的人物从头到尾处于爆燃状态，不服就干，恰好呼应了海报上那句“心中这团火永不熄灭”，让人回忆起未开智的年纪，看不懂隐喻，但总被这种热血和情义打动，这是周星驰最朴素的魔力。

缺点同样刺眼。技术拖了后腿，调色不如“网大”，打光是大白光，棚拍绿幕感扑面而来，抽帧镜头无处不在却毫无意义；老梗密集回顾，配乐全盘复用；演员表演越努力越别扭，拼命模仿周星驰的无厘头节奏，却只学到了夸张的形。更遗憾的是，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“人物”，从前周星驰电影里，连小配角都能自成宇宙，这次却扁平到只剩功能，“一定要赢”的困境来得莫名其妙，走得也莫名其妙。

表面看，电影只想留下童心：“踢球不是为了赢，就是单纯想踢球。”这种不计得失、不问前程、孩童对待游戏的态度，在周星驰电影中一以贯之，《少林足球》的“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跟咸鱼有什么分别”，《喜剧之王》的“其实，我是一个演员”，《食神》里的黯然销魂饭，《功夫》里的如来神掌，都是赤子之心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回响。但上述作品中笑过之后叹一口



周星驰参加《功夫女足》路演。

气的余味和压着悲悯裹着心酸的层次，在这部电影里几乎消失，曾经的复杂性被刻意“戒断”。

早在2010年，周星驰就在宣传动画电影《长江7号爱地球》时这样自述：“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只有童心”。可他当真无语可说什么？

片中一闪而过的一幕：娥眉队队长双双面对“准备怎样击败强劲对手”的记者提问，答了一句“Be water, my friend”。这句话来自周星驰的偶像李小龙，更遥远的出处则是道家的“上善若水”——放下“事情必须如此”的执念，看清环境，再决定顺势而行还是全力冲破。电影里，双双没有给出具体战术。电影外，周星驰很隐晦地表达了“坚持”并非“永不改变”。

可惜，这句话被淹没在狂躁的视觉轰炸里，未能真正展开。

无敌是多么寂寞

为什么有想法却表达不畅？重温《少林足球》，我捕捉到一些线索。吴孟达饰演的瘸腿教练，落魄时偷馒头，看五师兄的眼神却笃定如炬，这个角色负责接住周星驰的天马行空，他们是搭档，也是彼此制衡的对手。

回顾周星驰的创作轨迹，优秀作品几乎都是与前辈、平辈“博弈”的结果。他的创作习惯是从“点”开始的——一个场景、一句台词、一个荒诞设定，灵感又快又猛；但要把“点”连成“线”、织成“面”，需要结构、节奏，需要所有环节站在专业立场上碰撞。《大话西游》便是明证，从作曲赵季平到演员陆树铭再到西影厂整个团队，起初都无法接受周星驰那些匪夷所思的点子，但正因为足够专业，各环节都交出了高质量的部分，最终碰撞成经典。

然而《功夫》巅峰过后，“星仔”成了“星爷”，身边再没有能影响他的前辈和平辈，只剩下恭恭

“没有人欠过我任何一张电影票”

但若止于批评，便失之偏颇。走出影院后值得追问：《功夫女足》对于当下的电影市场意味着什么？

过去几年电影市场收缩有目共睹，投资断流、开机量骤降、从业人员失业，这是连普通观众都能感知的寒意。周星驰在这样的周期里推出一部新片，本身就是产业信号：让一批人有工开，让院线有头部内容，让暑期档重新获得热度。《功夫女足》上映首周带动大盘增幅显著，这个意义不在美学范畴，而在产业范畴。

周星驰1980年入行，距今46年；演员周星驰的20世纪90年代，距今30余年；导演周星驰的千禧年，距今20余年；距离上一

部他在大银幕上的作品，也已近10年。不得不承认，即便多年未奋战一线，周星驰依然能捕捉到中国人最广泛的口味，他从从不奢求讨好所有人，但永远能撬动大多数人的观影选择。也许他比谁都明白，曾经那一代观众已经长大，但他可以继续做他的“孩子王”——只是他面向的，已是另一群孩子了。

周星驰的电影变了，又好像没变，在每一个时代，总有一群孩子，在他的故事里找到最简单的快乐。在你我曾经笑过的地方，依然有人在笑，依然还是年少的模样。

这或许就是周星驰送给这个世界，最朴素的礼物。
(图源《功夫女足》官方微博)